

放胆三苏祠

方英文



又是一年清明

镇坪 张才芳

又是一年清明。依旧，细雨霏霏。这是父亲去世的第十个清明，终于能够提笔诉说。

父亲离世最初的日子里，除了疼痛就是疼痛，尤其是像我这样，一直长到三十六岁，经历人生的第一次生离死别，而且，逝去的是世界上最亲最爱的人。现在想来，我的弟弟们也和我一样。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小时候怕鬼，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自己最思念的人”。按照巴山习俗，第三天是“回煞”日，父亲的魂魄将在夜里十点到十一点回家。正月十六，大家早早地回到老屋焚香、叫饭，然后，紧闭大门，关了电灯，静静地等待。

接着做“七七”，每隔七天，我们在父亲离开的地方和时辰里焚香、叫饭，再去到一里地远的墓地上亮、送纸钱、煨烟包。仪式重复着，疼痛重复着。我自小爱唱歌，学过音乐，二十年里的每天清晨，习惯以唱歌开启新的一天，从此，一开口会觉得不饿。和同事们，亲友们在一起，总会开怀大笑，从此，一笑会心生愧疚……那年的春天似乎花没有开，燕子没有来过。

墓地旁住着同年爹和他的兄弟，每个“七七”，他们会扔下手里的农活围拢来，感慨着父亲的离去，念叨着他生前的好。

父亲仁爱，乐于助人，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只要有困难，他都会帮助。倒插门的大舅父离异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父亲将他接来一起生活。大舅父的耳朵被地声震聋了，交流困难，特别的倔强，父亲凡事都让着他。

在我八岁时，小舅父去世了，小舅母带着最小的儿子改嫁，其余三个儿子成了孤儿，父亲要接他们回家，母亲坚决不同意。七口之家，父亲一个人拿工资，在1970年，我们家里的境况仅仅是挨饿不受冻。素来对母亲言听计从的父亲，这次坚持己见，说：孩子们都没有成年就无父无“母”的了，我这个做姑父的都同意，你这个亲姑姑怎么能不同意。把三个表哥接回了家。第二年春天，父亲带着大家去山上开垦起荒地。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是清明，失去父亲的每一个清明节都不好过，特别是第一个。父亲是遭腹子。吃大锅饭的年代，在一个午饭后，爷爷和发小在院子里摔跤伤到了肠子，当场离世，奶奶怀胎不满六个月。父亲出生八个月，奶奶又突然逝去。因此，我心里没有和老人们相处的印记，以前的清明节也和我没有关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自此，我也是那路上的行人。那年清明，雨似乎格外的多，每个雨天，一边思念成倍，一边惶惶不安，想着雨水有没有湿着父亲，想着他现在成了什么样……

以为出去走走，换个城市可以缓解，在商场遇到老家人王老师，她紧拉着我的手：“你爸爸过世，我不知道，都没来送送。多好的人啊！”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

父亲工作认真负责。那时候，王老师的哥哥考上了省城的中专，王老师用工资折子做抵押，我在信用社工作的父亲贷款，交了学费。没过两年，王老师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老王夫妇是村小的民办教师，全家住在村小的半边房子里，工资半年或者一年发一次，再也拿不出学费。那个暑假，一连几天，老王老师一清早就下山去筹钱，两姊妹坐在门前的山梁上等。傍晚，老王老师从山下手脚并用爬上来，却是两手空空，父子三人抱头痛哭。

不得已，老王老师又来找父亲，父亲用家里的房子做了抵押，贷了款。母亲责怪他，他说：王老师的两个娃都是乡里的第一，一个是过秦岭的中专生，一个是大学生，都很了不起。要给他们救急，只有这样才能不违背政策。

父亲爱单位如家，打扫卫生是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单位只有两个干部，却是独院小楼，另一个干部年长，父亲就一个人把房前屋后，办公室内外收拾的干净整洁，窗明几亮。窗户玻璃用湿布子擦，再用干毛巾沾，屋外松柏的青枝绿叶长在了窗户上。喝茶用的瓷杯，他用炉灰擦拭清洗的锃亮，迎着太阳的光泽。上行下效，我们几姊妹也都格外的讲卫生。

最初的几年里，不想和人交往，害怕别人说起他们的父亲。在街上遇到和父亲身形相似的人，会跟一段路程后离开，盼望又害怕这个人会转身。听说某人生病被疼痛折磨几个月后去世，会庆幸父亲走得没有一丝痛苦，聊以慰藉失去父亲的痛。

父亲是慈父。我们四姊妹和母亲就是他的全部亲人，他喜欢过节，每逢节日他都会提前半个月接我们回去。他早早地准备着，清洗茶杯，收拾房间，晾晒被子，床又一张，晒得满是太阳味儿；在小本子上写着要买的蔬菜、水果，排列的长长，摘下眼镜擦擦，再看着有没有漏掉我们喜欢的。老远看到我们，没有去扶靠在墙上又倒了的扫帚，迎上来，朗朗地笑着，一边答应着我们的叫喊，一边去抱孙子们。如今懂得，父亲喜欢的是亲人团聚。

父亲也是严父。他言语不多，常用一句古语作为导语教导我们为人处世：“吃不言，睡不语”“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身稳口稳，处处好安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交朋结友不能交新鲜，今天的红花，明天的紫叶”……至今，他的这些肺腑箴言时时在我耳畔。

失去父亲的清明节，都不好过。几姊妹相约一起挂青，再去看望母亲，免不了游玩和聚餐，少不了开心，一时，又会心生惭愧和后悔，总觉得在这一天这么快乐是不应该的。

这样忐忑的清明，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的第六年，我读到了一段文字：“就在这时节，古人把祭祀思亲、踏春赏花，作为最重要的两件事，放在了一起。生命不就是如此吗？一边流泪，一遍欢笑；一边逝去，一边生长。”“淤堵的心河被疏通，心一下子变得敞亮。清明清明，清生命之感，明生命之理。怎样活着才是目的。”

又逢清明，我知道，我的父亲已经被时光播种在黄土地，已经散发出新的枝和叶，已经在并不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安居乐业。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们以同样的思念，站在他的屋外，看他的音容一次次绽放。一切都是这般美好，一切都是这般让他儿女肝肠寸断。

唯有祝福，父亲安好。

山动车最方便，不过——“我明天亲自驾车陪哥去！”这个成本太高了，我说还是自己去吧。

三顷发来“名善山珍·野生菌汤锅”定位，要接我等同去吃接风酒。那五位不好意思去，他就只派了一个车来接我。

进餐馆包间一看，七八条好汉站起来笑迎握手，冯博士一一介绍全是实业家，实业兴国陡起敬意。文学只能把社会搞得一团糟，这么说显然夸大了文学作用，应该是一团糟的社会反倒能茂盛文学，晚清民国的文学灿烂便是活证。

素昧平生。然而觥筹交错几杯后便如同曾经上甘岭并肩作战侥幸生还的战友重逢，加微信拍胸脯有事请找我即便立马勿须摇头也毫不含糊……此乃酒之神奇效应也，故有美酒一词。坦白交代，那夜酒是我二十年吃过的最醇饴的酒。我因嗜烟早起经常咳嗽吐痰，但是次日一声没咳，足见彼酒之神秘。

人以群分，由此折射出冯星皓博士是好汉里的好汉，是好汉领袖。好汉们分外信任他钦佩他亲昵他，加之宴席间他不断接听各路诸侯电话，不由我联想到那些遥远的纵横家了。

回到酒店，五位亲友一听说我要去三苏祠，马上放弃逛街，申请同去。于是汇报星皓老弟人多个车不够，我们还是自己乘动车去。恢复：没事，再叫一个车。

次日早上，两车准点出现在酒店门口，一路闲聊得知博士简历，唏嘘不已。问及二十多年前四川一位颇具杨贵妃的才女编辑，是个北大高材生来西安约我稿，一说名字，居然是他当年的同事好友，他说伊人早移居美国了，让我看微信并要视频通话，我拦住了说这阵子人家睡梦里不打扰的好。

醉茶

平利 王仁菊

春三月，风把大地吹醒了，把草木的心思和人的心思都吹活了，水也跟着活泛起来。当山里的一切都活泛起来了，山，也就活了。

最先醒来的遍山的野桃花。诗人说山色欲燃，常被解读为红叶，其实不然，红叶固火，却向萧瑟。唯这桃花，带着寒气，带着春意，带着热情，带着娇媚，带着原野的气息迎风向暖，把山色与人的眼眸一同点燃。

在茶乡平利，与山光水色一同醒来的还有遍野的绿茶。一夜喜雨，一芽新绿。米粒大的芽叶浅黄柔绿，入眼，婴儿肌肤般柔嫩，嫩得不忍伸手触及。再三五日，轻轻探头，对芽如新，如缔约处子，亭亭玉立，羞怯娇柔，文静可人。凌晨采摘，杀青揉捻，细火烘焙，就成了君子好迷之物，一盃难得。

春雨如酥，与春雨一样贵重的，是茶乡的新茶——明前茶。喝茶养生，品茶养心。春茶与春阳添火，刚下山时燥性，应藏一藏，沉一沉，才好。可冬去春来，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喜心，急于把珍重之心托付新茶奉于珍重之人。赠出新茶的人，奉上心意，心下安然，很是心满意足。那茶新之人，仔细冲泡了，轻啜慢品，被氤氲的茶气悠悠熏着，不觉就有点醉了！恍惚得有点不清缘由，是在茶汤里，醉在春色里，还是醉在新茶带来的美意里？亦或许，兼而有之吧！

如是捋不清，年复一年，也就不去想它了，倒生出一份说不出的眷恋来，久了，这眷恋也能醉人。

茶乡的人多不喝明前茶，一来太稀罕，二来太贵重，三来太娇气。糟践了东西，也怕太贵有福，折了福气。他们热心谷雨茶，谷雨茶如那处子出了阁，有形儿，有劲儿，有色儿，有味儿。解渴，耐长，还不失了茶趣。是个不落身价，不跌口福的好东西。又精美，又厚实。

当然，更老到更究竟的，还好一口夏秋茶。夏茶口劲儿大，味道足，适合制熟茶，生茶一般人受用不了，但也偏有好这一口的。秋茶性温，脾性绵软平和，味道醇厚干净，回甘绵长，真香真味。相形之下，秋茶是真正澄心静性的上品，也最配得上个“品”字，懂些茶道的更是偏爱几分。秋日品茶，是人生的大惬意！闲时泡上一杯，置身山水苍劲、地气清肃、丰赡喜悦的秋色里，轻啜慢饮，做一刻素人。人与茶与山水平分秋色，形神共调，物我两忘。老茶客说“春茶奉尊客，秋茶赠知己。”于饮茶人来说，所谓品茶悟道，品的是茶也是春秋，悟的是生活哲理也是时节生息的道理吧！

往大了说，神州大地都是茶乡。茶，始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从食到药到饮，穿插于华夏文明始终。自《茶经》为茶道奠定了基石，便揭开了茶从“喝”到“品”的新境界，茶文化到唐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宋为鼎盛，这与当时文化极度兴盛相辅相成。茶为文化与生活食羹，到煮煎点泡，技近乎艺，艺近于道。

好山好水出好茶。茶是茶乡的精魄，水是茶乡的灵韵。水的根在地下，源头隐于深山幽谷，流经深涧、飞瀑、溪谷，经泥土、沙石、草木过滤，汇成大大小小的清溪河流，真水无香，最具有大自然清明剔透之纯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山水与茶与人脾性相通，人与茶与山水就亲。这样的水，掬一捧生饮，沁甜。煎滚了泡茶，滋味甘冽，茶香醇厚，余韵绵延。茶是这样的人，喜用产茶地的山泉水泡茶，说的是这样的茶汤有灵性，更谓

心养人。

三月的茶乡，空气香甜水润，绿意也更浓几分。春风几度，春色就很肆意了。原野里，茶是绿茵茵的，水是清悠悠的，花是娇艳艳的，山是翠生生的，鸟叫得轻灵灵的，连石头都是水润润的。茶乡的女子们早早翻出窝藏了一冬的漂亮衣衫，忙不迭地穿上换上，拾掇得比那彩蝶还要鲜上几分，蜜蜂似的在茶林子里忙碌着，手脚不停，欢声笑语不停，常把鸟儿惊地飞起老远。

这时节，你若到茶乡来，茶山上走走，喝下一杯新茶或者喝不喝那新茶，都可能有点意醉神迷，心软脚软。人们便猜测，那人是醉了茶了哩！在茶乡，总会听到醉茶的声音，那是个什么滋味，也并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白。

我最早听闻醉茶，是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日放学回家，抱着茶缸一口气灌下小半缸茶水，苦的只吐舌头。老娘急得一把夺过茶缸，咋咋呼呼地呵斥，说：“你个二性的女娃子，怕是要醉茶哩！”那是我第一次大口喝茶，茶是老娘孝敬外爷的一缸子“二道茶”。关于喝茶老家有个说辞：头碗水，二碗茶，三碗过后哄嘴巴，“二道茶”劲道最足，香气最浓，是敬奉贵客的。那时，各家好像就只一两个大搪瓷缸子，来客了，泡一大缸子茶，吹了浮沫，双手恭奉客人，客人用过，拿手掌或衣袖抹抹边沿，递给主人或下个客人。水在火炉上煎得滚烫，随时续杯，一圈转下来，一缸茶也就败了。人多时，转不到一圈就得换碗。

那一日，是否醉了茶，至今没闹得明白。反正，一合子工夫，就觉得肚子饥得闹心慌，想吃鸡蛋瘦肉。老娘就骂说：“看以后还莽撞不？醉茶了吧！”骂归骂，还是给煮了一碗荷包蛋，放了几片腊肉。我吃完身心舒泰，呼呼睡去。醉茶究竟是个啥子感觉，心下一直是疑惑的。其实，没喝茶的日子，我也经常闹心慌，想吃一些好吃喝。

因不甚了了，听人聊醉茶轻易不敢搭话，怕自己说不明白，也怕人家不耐烦，露了怯，还白瞎了茶。偶尔，为不至冷了场，扫了兴，也应付，说点眼见的醉事来应付，讲一个表嫂子醉花的故事搪塞过去。故事简短乏味，却也有人听得如痴如醉。

小时候，邻居家的表嫂子长得标致，瓜子脸，细柳腰，走路带着小风，看人眉眼含笑。善茶饭针线，会养生，会持家，样样拔尖儿，就是有个小毛病——醉洋金花。山坡上拾柴、放牛、捡栗子、打猎草、掐茶叶、挖野菜，靠近洋金花就酣睡过去，经常常顶着一头树叶杂草，懵懵懂懂回家。害得家里老表操碎了心，见了洋金花就歇。但这东西皮得很，越歇条子气得越多，次年花开得越繁！老表心里气闷得久了，人就有些神神道道的了。村里老辈人把个洋金花说得邪性的不行，弄得我们也跟着心下惶然！后来才晓得，那是华佗制麻沸散的玩意，学名叫个曼陀罗。

茶乡里生长，茶汤里泡着，久了，慢慢慢清茶的脾性，也就隐约觉出了醉茶的滋味。很像林清玄先生笔下的那个喇叭手，混在一群歌者的队伍里充数，久了，竟能吹出动人心魄的箫歌，无师自通，自然而然。隐约懂得了，心下更拘谨了，再听人说醉茶，越发不敢轻易接口，觉得那是人生难遇之妙境，更怕解醉了。

人们只道春茶醉人，对三月更加生出一份好感来，三月不过是个引子罢了，就如满山的桃花是春天的引子般。醉过茶的人，入了茶乡，哪一季都会醉。茶乡的人，离了乡，走得多了，到了茶季，也还是醉，有时醉得莫名其妙。



瀛湖

第 1345 期

半生如烟半生秋

杨式航作

吃春

汉滨 李永明

进入春天，野菜飘香，在河畔、山坡上、在田头地脑、公路护坡两旁、水库堰塘周边，碧绿鲜嫩的野菜点缀着大地，绿是春天的主基调，于是吃野菜的季节紧锣密鼓地到了，在安康上演了一幅幅吃野菜的美好画卷，人们的唇齿间留下了野菜的清香。

二三月间，风柔和了起来，水泛起了清波，大地春光明媚，桃红柳绿，鸟语花香，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这时候，一幅幅乡村水墨画展现在眼前。一些野菜生长在广袤的大地上，给大地带去一片秀色。

最先露头的是荠菜，这种野菜翠绿欲滴，有的长得分散，有的密密麻麻，特别是土地肥沃的地方最为茂盛，个头也大。农家人都爱做荠菜饺子和荠菜包子，清香扑鼻，荠菜凉拌下酒爽口润心，招待亲朋好友最受欢迎，但荠菜食用周期短，前后也就不到十天时间。

紧接着地衣登场了，这种食用菌，雨后默默长在荒滩、潮湿的树冠下、半山坡草丛里，老黄牛啃食过的地方长得最为茂盛。人们踏青时捡回地衣，经过细心挑选，除去杂质，用盐水清洗，然后做成地衣包子、地衣米饭、鸡蛋炒地衣等，味道鲜美，老少皆宜。地衣食用后，鱼腥草上场了。农人们从沟道里，潮湿的地坎边，挖回鲜嫩的鱼腥草，清洗干净后直接凉拌。这种野菜味道鲜

香独特，还有护肝养胃败火的功效，在大小餐馆是必点的凉菜之一。此时山野小葱、野青菜、马齿苋、白蒿、野苜蓿等也次第登场，纷纷走上人们餐桌。

到了四月间，农村乡村公路沿线一带，每家每户，房前屋后的荒山承包地和自留园子里，人们都会看到一排排红椿树。这些红椿树的树冠枝丫上长满密密匝匝的香椿，直接将那些紫红的香椿芽钩下来，清洗干净后直接做香椿拌豆腐、凉拌香椿、椿芽炒肉丝、香椿油拌面、香椿饺子、鸡蛋炒香椿等美食，它们是安康农家乐的招牌菜。

待香椿老去，又到了吃槐花的季节了，在一些浅山丘陵地带和公路护坡沿线，都生长着高大的槐树，白亮亮、毛茸茸的槐花挂满了树冠，引蜂招蝶，人们用长梯采摘下鲜嫩的槐花，用槐花蒸包子，烙槐花油饼、凉拌槐花等，美味无比。

安康人还采摘车前草、蒲公英、灰灰菜、白蒿等野菜，做成各种美食。野菜是大自然的无私馈赠，饥饿的岁月曾经帮人们度过饥荒，如今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美味珍馐，让人们味蕾和生活充满着泥土的清香，悠然自得地追忆逝去的岁月和那些岁月中的如烟往事。

